

翠

縣

志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32

6  
CHL 3145/15.83

志卷之十八

華縣知縣李述武纂修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藝文志上

自軒皇唐虞修壇洛汭而天地大文啟靈洩秘於圖  
書者已為澤邑開之先矣歷代藝苑詩如安仁子美  
文如蔡齊盧亞著述充四庫者固美不勝收但依志  
書常例取有關山川古蹟人物者登之以稽稽考者  
志者將嗣響前賢鼓吹

亦明亦今日之赤文綠字休氣榮光也志藝文

文

信

賀黃河清表

權德輿

臣某言臣得進奏官狀伏承河陽奏汜水西界從洛口黃  
 河清一百六十里又積海軍奏界內河清激激分明者臣  
 聞聖人在上天下和平風雨時若則海波不揚黃河清夫  
 土所以載水水所以利物天意鍾土德之運開水瑞之華  
 符我土聖祥於下土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蹈十聖之  
 厚軌陳一王之太法垂衣裳以朝萬國舞干羽而來四鄰  
 半泰階于天躔偃師節于靈臺故得濁波渾渾千載一清  
 長瀾浩浩百里如鏡氣新天宇光澈地脉仰分萬家之法

越于聖之德初澈海裔表陛下橫息波於海上再清

功陛下鋪文明于洛中二十八日兆陛下告成之日也

百六十里期陛下得聖之數也臣謬承分闡之寄叨榮持

節之權生當海宴之年幸識河清之日未奉明詔不敢擅

離軍府詣闕隨公卿踴舞明庭下情無任西望踴躍之至

又苑  
 英華

工部員外郎杜市墓誌銘

并序

元稹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  
 舜之君臣以虞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  
 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可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

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戰爭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架賦詩故其道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誇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雖有音韻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和順聲勢謂之爲律詩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遠近務華者去實不存陶眼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今古言尋燕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言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僕仲尼考輟言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以不能無可無言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章名時人謂之李杜余竊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

子美家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始終排  
 擊誇大或于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  
 切而說棄危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與子余嘗  
 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病懶未就爾造子  
 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耐事於樞部途次於荆楚雅  
 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所余為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  
 銘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陽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  
 家於豐依敦密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  
 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  
 文文善後率府曹屬京師亂步  
 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  
 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  
 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若干夫人宏農  
 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  
 能葬沒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  
 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

三

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諸  
 山之山前嗚呼千載而今日此文先生之古墳

長慶集

杜工部小集序

樊晃

江部員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員外郎審言之孫至德初  
秀左拾遺直諫忤旨左轉薄遊隴蜀殆十年矣黃門侍郎  
武憲戎全蜀君為幕賓白首為侍郎之客禮蜀契濶漕  
江東歸江陵緣湘沅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於江  
南常蓄東遊之志竟不就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  
為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  
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今採其遺文凡  
九十篇各以事類分為六卷且行於江左君有子宗  
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云

本工部詩後集序

王安石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莫知窮極  
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  
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  
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  
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  
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日自余得之世之學者至  
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  
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王荆  
公集

按定杜工部集序

李綱

杜詩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余嘗有意彙訂之特病多  
事未能也故校書郎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文詞猶  
篤好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  
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  
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歷干戈  
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  
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於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  
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誦其詞如出乎其時犁然

當於人心然後知爲古今絕唱也公之述作行於世者  
既不多遭亂亡逸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爲  
寫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哀集諸家  
所藏是正謫舛又得逸詩數十卷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  
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行世者之比長睿父歿十七  
年予始見其親校集二十二卷於其家朱黃塗改手蹟如  
新爲之愴然竊嘆其博學淵識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方肅  
宗之怒房琯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  
不悔與楊城之救陸贄何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爲詩所掩  
故耶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

文章妙天下爾紹興之...

新唐書杜預本傳

宋祁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元宗廟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侍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計一世追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亦不益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

六經先鳴諸子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舉可企

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

走三川肅宗立白鄜州羸服必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

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

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用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

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

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白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

許瑋才堪公輔陛下果委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

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杜蘭托瑋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瑋愛惜人情一至瑋乃臣嘆其功名未就志氣挫



覬陛下葉細錄大所以月死稱述涉近許激遠特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

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安寓廊彌年艱窶孺弱至饑死因

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開輔饑轉

葉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樵粟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

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

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不詳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

待甫甚善親詣其家言知之或時不市而性褊躁傲誕

登武牀殿視日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

中銜之一日武知甫在州刺史章參集吏於門武將

元甫于... 中出... 塘下江陵... 沉湘以登衡

山因客來陽遊嶽祠大亦遷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

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口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甫故

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爭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

李蒼鷲從白及高適過小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

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流弱情不忘君

人憐其忠云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

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好律詩競相訟襲

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府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

卷之六 藝文上

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澤江渺茫千景萬狀兼古今而有  
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以賤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  
謂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  
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於歌  
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論仁宗皇帝永昭陵疏

鄭獬

伏以仁宗大行皇帝永昭陵公乾興制度雖未為過侈以  
今較昔蓋有不同乾興帑庫空積財力有餘故可溢祖  
之舊制今國用空闕財賦不支將累歲邊備一日廢之不  
可同年復能充補萬一歲荒民饑少有風塵之警則將

策以禦豈可以乾興為法也夫儉嗇之制周公非不悲  
于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此前世之極論竊  
惟大行皇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無珠玉奇異之好無太  
馬游觀之樂服御至于澣濯器玩極于樸陋此天下之所  
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欲取乾興最盛之時為準獨不傷  
先帝平日積儉之德乎臣以為宜飭有司條其名數再議

儉節名臣集

上英宗皇帝疏

范鎮

竊聞大行皇帝受命寶及沿寶法物與平生衣冠器用皆  
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大行皇帝恭儉之意其受命寶

伏乞陛下自寶用之且示有司傳付若衣冠器玩則請陳  
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討尋典  
故及命兩制官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議曰受命  
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宜為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  
王衣服於廟寢至于平生器玩則前世既不皆納于方中  
亦不盡陳于陵寢謂今宜從省約以稱先帝恭儉之實臣  
等謹議

各臣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程頤

臣竊伏觀太皇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  
言臣竊聞聖人之心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營奉

木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為之屋計亦百年必當損壞壤中  
又為鐵罩重且高飾以木為骨大壘數寸不過二三十年  
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萬勛之石自高而

登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  
無以為計士民之聞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况老臣之  
心乎况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為石藏議者竊議主事  
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之知爾今也不幸太皇太

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為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

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  
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  
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  
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  
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藏  
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  
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  
既合典禮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是但恐  
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睿斷不難辨也  
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不賢乎且  
陰陽之說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合天下臣僚之  
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  
廟中宗庸昏之主尙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  
論卒祔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承是同葬非不利也  
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昔  
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子誠恐陛下謂臣心雖忠  
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皆  
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  
於太皇太后想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  
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群臣必無以爲非

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警警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情顧已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况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幸

伊川集

華陰侯仲連墓誌銘

熙寧二年

司馬光

華陰侯仲連字齊賢魏恭憲王元佐之曾孫郇國公沆之子孫遂照裕公宗顏之長子母曰太原郡君郭氏初除右內率府副率歷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英宗卽位遷右武衛大將軍撫州刺史今上卽位遷右羽林大將軍辰州團練使侯幼不好弄長而樂善學尤精于漢書照裕公素好學喜爲詩藏書萬卷侯能嗣承其志以其詩曰貽慶集熙寧二年五月戊子以疾終享年三十有六上爲之輟視朝一日追贈華州觀察使封華陰侯夫人長安縣君劉氏男二人長曰士轡早卒幼曰士類右內率府率女六人四早卒二未嫁以某年十一月癸酉塋永安縣銘曰照裕愛子以詩書教名而藏之志在則效能守富

貴爲諸侯孝

右屯衛大將軍令邦墓誌銘 熙寧二年 司馬光

右千牛衛大將軍令邦字安國冀康孝王惟吉之曾孫其  
陽僖穆王守節之孫右龍武軍大將軍隴州防禦使世  
之子也母曰南陽縣君張氏將軍生五年除太子內率  
副率英宗即位遷右監門率府率令上踐祚遷右千牛  
將軍熙寧二年五月甲午遇疾卒年十九贈右屯衛大  
軍治平初英宗詔宗子無幼長皆就學次其年爲大中  
三宮各置師以教之將軍時年十二從父南康修孝王  
其才性命爲小學錄以表率群兒及年十五以新制  
經論語於太宗正司二宗正以其誦習最精屢稱嘆之將  
軍起謝不敏非於牀下參益美其警悟而不伐遂升中學  
授左氏春秋將軍事親至孝親有疾至焚香於臂以禱請  
然親有過未嘗不諫爭其所爲得禮義類皆如此不幸早  
世識之者無親疏其惜之二子男未名而卒女尚幼是歲  
十一月癸酉葬於永安縣銘曰學則敏行則孝志業修宜  
遠到命不融象所悼

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士虬墓記 熙寧二年 司馬光

右千牛衛將軍士虬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齊安郡  
公仲卻之子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密郡公宗望之

孫贍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密國公允言之  
 曾孫也母曰安康縣君夜叉將軍生五歲以例賜名除右  
 內率府副率明年遷右監門率府率今上踐祚遷右千牛  
 衛將軍幼而秀慧不嬉戲異於常兒七歲始就學授孝經  
 孜孜不舍晝夜教授劉仲章老儒生常於殿前奉侍之日  
 軍論孝經果有何得對口事親孝故思可多矣  
 故治可移於官此其所得也仲章驚嘆曰異日則不幸  
 德器數年愈自修立有成人之風親親尊尊動皆應法  
 安視膳朝夕無倦不幸遇疾以熙寧二年五月丙戌  
 十二宗室其嗟惜之朝廷贈右心

於西墓永安縣誌記

元

東西周辯

吳澆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  
 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鄩周公相成王  
 宅洛邑營澗水東灋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  
 都實郊鄩於今為河南又營灋水東以處股頑民謂之成  
 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為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  
 於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以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  
 侯以郕及西狄入寇殺王諸侯逐西狄與申侯共立宜臼

是為平王畏狄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王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於皇晉師納之入於王城入之次月猛終旬立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於翟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翟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華以奉王是為

周惠公父

班以華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

則仍襲父

居於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

之西故自此

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

尚為一也顯

王二年趙魏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寄

焉而已矣周

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

慎親以上皆

在東周赧王立始遷於西周即王城舊都也

史記云赧王

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為二不

待此時矣其

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五十九年秦滅西

周西周公入

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

秦遷西周公

於惠狐聚又六年秦滅周遷東周公於陽人



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為西對洛邑為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

二城之中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而言也大概周三十六王都鎬京中有十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

成周報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

西其東西之相遠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南稱夫周東

西東西之相遠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南稱夫周東

西東西之相遠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南稱夫周東

西東西之相遠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南稱夫周東

西東西之相遠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南稱夫周東

西東西之相遠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南稱夫周東

西東西之相遠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南稱夫周東

西東西之相遠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南稱夫周東

地鑄之為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  
 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於彼哉高誘注曰西周王城今河  
 南東周成周故洛陽辭旨明甚鮑注出高  
 時為鑄京也乎鮑又云郊鄆屬河南為東周殊不知此昔  
 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鑄京  
 郊鄆對稱東西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之  
 者我無是也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兩卷之端不  
 免謬悞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夾王中程鉅夫偶  
 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為之作東西周一章一編

清河郡侯張公神道碑

歐陽元

清河郡公姓張氏其先饒也其人也今家清河  
 書參議贈集賢直學士大中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  
 郡侯子累遷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兼追封  
 河郡公及其孫為吏部侍郎近臣請於上有勅翰林院侍  
 講學士歐陽元撰公神道之碑以賜惟公贈典致以子賜  
 碑致以孫若享自然之福而膺身後之名者徐考其行事  
 則二者之寵皆公所自致也子若孫致位於斯其致亦以  
 公也公之父仁為嵩州安撫使張氏宦業在嵩州矣以  
 直言忤時貴嘗退而不居公少署司竹監嵩州遺澤在公  
 矣公以其厲民又退而不居是仁人君子之為心也張氏

再世有仁人君子居之此子若孫之所以致今日也公諱  
思忠字誠之幼靜重簡默群兒靳之不爲動侍立長者進  
退如成人稍長從諸弟入學舍學舍先生見其早慧授以  
孝經使做書公受教卽能無苟且學舍先生謂其父曰孺  
子可教他日必以名儒起家浸長果曰嗜學不倦弱冠王  
師圍襄陽爲庾吏給營中糧備不匱改司嵩州竹課公甫  
壯年獨不樂爲苛征棄去不復仕公性孝友親疾晝夜不  
解帶公兄從軍襄樊三月書不達二親憂之公徒步至行  
間不避鋒鏑獲安耗歸寧其親行道遇螻蟻必迂步以避  
之惟恐踐傷又一日謂其兄曰古人有十世其舉火者今  
何獨不然得非俗之不古與兄若弟感其言卽不敢謀  
居鄉隣族黨貧不能婚葬視親疎爲施無不有所周恤人  
有歸其負貸者付以量衡使自均其輕重隆殺爲報其不  
能者聽之遠近以忿爭見質隨以禮譬析之往往情平家  
居隆師教子尤好着山三蘓文嘗手抄百餘篇投諸子使  
矜式有暇日卽從賓朋觴咏自就樂視世態泊如也至元  
年月日終於正寢年四十有九以明年月日葬洛陽青龍  
山先隴之陰嵩州安撫公諱思字某某金季官爲元戎以  
謹論與達官齟齬勇退于家王師徇河南主帥聞其賢版  
其原職力辭已乃嵩人所歸未幾改鞏令有仁政人號張

佛爺德之也以孫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配王氏追封清河郡夫人生丈夫子四人公居三思敬初襲登合歷鄧陵沁水洛陽大名鄒平五縣總管江寧府判知鈞澧兩州同知揚州路總管府事所至稱良吏壽八十一終思信以百夫長從征合州襄陽以功拜管軍把總遷上千戶佩金符屯洪澤以壽終思孝不仕以善人稱於鄉公先娶薄氏繼蘇氏皆賢淑並追封清河郡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毅浙江泰政偉度雅望歷踐華貫為時名卿引年閒居福壽壽盛公曰規三曰繩繩古一

孫男八人惟敏即吏部侍郎博學禮部

有父風惟賢有文聲立壽律律

為之作傳弟惟則亦早卒惟一惟中惟正惟正

進未艾也孫女一曾孫男五曾孫女三先儒

之善必本其父兄厚之至也豈獨朋友之道為然

御群臣其於先世所以重追封之典者要以為厚之

厚之極致則贈典之外繼之以賜諱焉元代之詞垣

諸臣家先隴因思昔魏晉君臣以海內彫耗禁厚葬立

而終莫能制當時有只為其弟作表德論刻之墓陰曰

恩國典不得為銘嗚呼陋哉晉魏之為政也今元以

命銘天官之先祖而特著斯言者以人臣封贈碑謚

皇於天官使知國恩之厚固前代之所罕得也又因以告  
夫他臣之受是恩者相率而厚報我國家不其遑歟碑宋  
三遊錄由吏部選中書左侍郎銘曰

張氏之業藉自嵩州將翔而戢直與世翻吏於天朝初命  
為滎陽縣之澤桐鄉之廬有蓄不施實鍾在公公曰善仕  
善府奉功公征于野有竹如簣公休於家算不遺策稱于  
此戈言求其兄我志則勇邊郵有兵遭蠹于途却步踟躕  
病心則仁是用不武惟此張氏載集載騫自晉再遷及茲  
十國少葉既蕃雨露所澤反注根本孰識根本  
為孝德厚流世又有蓋臣為王宰旅乃祖乃父始厥譽處  
從臣以聞當守賜流詞臣作諫百世無實洛水之濱神道  
如砥勒文貞石負以龜趾元文

明

杜詩舉隅序

宋 濂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隸小夫婦人女子莫不  
有作而其託於六藝者深遠元奧卒有未易釋者故序詩  
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復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至於東  
西一篇序之尤詳且謂一章言其完二章言其思三章言  
其室家之望女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一覽之頃綱提領

事不待註釋而其大旨煥然昭明矣嗚呼此豈非後世訓  
 誨者之楷式乎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  
 類雅頌者雖長篇短韻變化不齊體段之分明脈絡之聯  
 屬誠有不可紊者註者無慮數百家奈何不爾之思務穿  
 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為傳會煇釀而叢豈  
 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為言詞無非忠君愛國之  
 意至於率爾咏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為說說者雖多不出  
 於彼則入於此子美之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塵  
 陵劉氏頗患之通集所用事字別見篇後固無繳繞猥雜  
 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寤語終不能奪子美之遺  
 相去何遠哉會稽俞先生季淵名漸別號默翁以卓絕之  
 識脫畧家說獨法序詩者之意各析章句且舉家義於是  
 粲然可觀有不假辭說而自明嗚呼釋子美詩者至是可  
 以無遺憾矣抑余聞古人註書往往託之以自見賢相逐  
 而離騷解權臣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生開慶已  
 未進士出典方州入司六察其冰蘖之操諒直之風凜然  
 白於朝宇不幸宗社已屋徘徊於殘山剩水間無以寄其  
 罔極之思其意以為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惟子美之詩  
 則然於是假之以洩其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  
 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先生既沒其元孫

安塞丞欽將銀諸梓來求序文甚力因不辭而為之書訖

遊嵩記 節錄

周叙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祀宋陵畢瞻望嵩少諸山  
慨然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  
戒至期聞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携邑庠生  
王庸劉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陽南上  
河水清駛水濱山石嶮確下步行二里餘午食將軍趙仁  
家又行半舍許地日漫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柏數  
百株其葉如扇然可覆有碑一通一金元光二年天寶趙

其止以應之壽因以息里人遂立廟祀之相傳  
不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壽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掃  
氛祲汾陽之謂矣一則緱山東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  
宋元顯者夜宿原良村王庸家白鞏至是七十餘里翌日  
遵趙城陟輾轅道石徑崎嶇盤迴以上中有關名嶽嶺老  
卒數人守之 李濂通志

鞏新城記

邑命

鞏古東周也自惠公封少子於茲以嗣王祚蓋終八百之

歷云其地古今稱形勝而利害因之方漢之走成臯堅壁而守也楚志殆不可涯矣然卒不能越寸趾而西者則以鞏距之耳且河洛迺六字中兩名川也河自積石而來猶瀆流迨東過洛汭其流始湯湯而不可禦天四塞崢嶸是天險也而流湍浚是地險也二者脩而鞏可以無城城可以不固哉舊城築土為之曾不足以脩麗狸經霖澇矧當茲二險哉武廟時葺爾流賊嘯聚境內城郭動搖世廟之癸丑及穆廟之王申突然懸木數仞衝城汨沒借令鞏城固則茲數患不至如此甚已自後里人擔糞塗暨歲歲相仍本幾而視之又磊磊然復于隍矣每與士人聚議曰必

知所甚昔也昔秦皇伐楚李信以二十萬人不

亦費也王翦以六十萬人獲勝雖多不費也今鞏城五年塗暨而憚一大舉是寧以歲歲二十萬人之費置之巨屋無用之地而不以一舉六十萬人之費成于百年久遠之功也故為今日計亦問其勝不勝耳奚問其費哉無何甲戌秋僉憲丁公以職事按鞏咨詢民瘼時可久晉謁問首以城事為公歷歷陳之公乃起而嘆曰茲役也其長慮哉遂決然持其計以明年之春始其事令縣尹李公主之少尹譚公督之尋復檄二府楊公相度地宜量加式



需高三丈二尺環八百丈有奇袤三百丈有奇計賦供養  
計丁供役其餘諸所應用者勸之議不足者取之贖其  
置周密如此且慮夫工大費繁不無玩愒乾役等弊又時  
亦巡閱出人小意使人竦然不敢為奸其身先勤苦又如  
至謂是役宜終加意督程時則縣尹閔公實當之蓋自乙  
亥及己卯先後凡五載僅僅就緒觀者曰葦其有金湯之  
固哉而向之雌黃懼者且熙熙樂享其成矣乃相提而論  
之皆諸公力也不亦昔者賦以何久嘗倡其議遂屬之余  
不為前線後變子有難守以爲至城不漫者三版而晉  
民終無叛意則所謂保障云者知匪直以城而已也任專  
城者原注民聽培國脈使湛恩汪濊不啻尹鐸之寬晉陽  
則民心同結若培爾藩籬壯爾雉即間有水患盜賊之  
警可無土崩瓦解之慮矣蓋葦有天險地險故以人險之  
說終焉若夫培缺補漏則後之君子責也余何容喙僉憲  
可公名懋寧由進士山東新城人李公名之茂山西屯留  
人二府楊公名世卿山西長子縣人縣尹李公名再思陝  
西藍田人俱由舉人閔公名和祥由恩貢江西安義人二  
尹譚公名守愚由歲貢湖廣巴東人時萬歷十四年葦

丙戌春三月吉日舊志

改學記

程宇鹿邑令

昔余大父方溪公有地理神授書行世余以此粗知堪輿梗概熟觀鞏學宜在東南巽方而始制稍偏于西以土木之費未敢輕議遷徙始為煉石補天增修奎星樓於異地以補其缺畧使後之賢而能者一大創之得其正位可必文運之盛當甲於宏農一郡此非浪語也蓋潼關東來山水盡聚於鞏南枕嵩山北挂太行嵩即二峯作門戶瀾灑伊洛渾澗之水隨龍護送而黃河橫欄環繞如帶地脈三

天文大觀以故宋代諸陵俱卜葬於此其地故有吳景鸞之譏耳然鞏亦不減都會之地而拙於此僅限一邑豈地脈之收藏不盡洩於人耶抑天時猶未至耶隱隱隆隆當自有造化之巧合者在余因修學之後幸存此記以俟吾言之驗耳中秘之藏亦有孔子朱子地理成書豈予小子好言方術哉舊志

範圍數序

趙迎

大哉造化之妙也理而已矣氣而已矣數而已矣理一也分而為二氣氣二也極而為九數在天有十于是之謂天元在地有十二支是之謂地元天地交感友于配合錯綜

流行有六十納甲是之謂人元靜極而動于是乎有陰陽  
之清濁厚薄焉于是乎有四時之生旺死絕焉于是乎有  
八卦之興成休廢焉于是乎有五行之制化生尅焉于是  
乎有人物之吉凶富貴貧賤壽夭焉舉莫逃乎其數也是  
之謂範圍伏羲之先天露其機大禹之九疇著其迹文王  
之後天闡其微厥後劉牧得其傳傳之范諤昌范諤昌傳  
之許堅許堅傳之李溉李溉傳之神放神放傳之陳希夷  
陳希夷傳之邵康節他如野舟如白雲如西峯者皆傳此  
數之緒餘以自鳴於世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散無統紀皆  
術士者秘其訣以自神其數使人莫得而測其機三其書

編浩博煩亂重複外譎執此以定人之吉凶豈可爲  
諸有之數之不靈非數之罪也算數者之罪也愚則曰非  
算數者之罪也作數之書者之罪也于是約其浩博刪其  
繁亂削其重複正其舛譌分其門類謂範圍不可以無圖  
式也始之以圖式不可以無起例也次之以起例不可以  
無源流也次之以源流不可以無格局也次之以格局不  
可以無卦爻也次之以卦爻不可以無取斷也次之以取  
斷十干有陰陽次之以陰陽五行有真化次之以真化至  
于更互演義發明此數則又有五行得失五行分局九數  
總論九數分論五命分論以次而刻其編也若夫流年斷

談此又命數所不可缺焉耳故以是終焉古人有言依經  
考斷應驗如神信是言也嗚呼造物之物物也使物莫得  
而知也是數之出造物物物之得失舉燎然於推測布算  
矣破造化之秘洩鬼神之機斯有罪焉雖然天地萬物莫  
逃乎數世之戚戚于貧賤役役于富貴際寵利而驕矜處  
患難而恐懼者多見其心之誤用也故曰樂天知命又曰  
修身俟命明乎範圍之數達乎造化之理則人之吉凶  
福固素定也豈非不憂疾命之一助哉幸勿例視之悉  
云本集

禱雨文

崇正三年歲次庚午六月己酉朔越十有九日丁卯分  
河南道布政司右叅政兼僉事武陵楊嗣昌以公事入省  
還經鞏縣觀旱魃為災惻然興懷明日戊辰乃蒸香焚楮  
告於城隍之神曰嗚呼是神責也且夫有天地則有山  
川是興雲雨以滋百穀而利民生雲雨不作何貴於神嗚  
呼天地蓋遠山川弗靈陟則在天降則在民神乎神乎謹  
貌爾廟土木崢嶸誰肖爾像金碧精瑩歲時伏臘兒童爰  
老禱祝紛紜蓋雖天地之大山川之廣而有時乎城隍  
之弗若者血氣之尊親今爾鞏自五月不雨至於二月二  
麥已熟早場弗登秋苗在野枯莖索索無復霑榮黃病之

寡青烘之柿亦將自零嗟此下民仰父俯子左餐右粥其  
何以憑官私逋負鞭笞叫罵銀鎗枉結其何以寧唯羣之  
邑負山阻河既瘠且險賊盜將至亦惟茲日人用弗靖神  
何以欣而爾有神豈固弗聞也者嗚呼天地不雨神當上  
陳山川不雨神當怒爭若夫吏茲土者下罔淑德上罔端  
型科歛不戢獄訟乖平神之極之何憚不速而豈以是移  
歲移民嗚呼往矣神之聽之一雨五日粒我蒸民民既寧  
爾我來駿奔歌功誦德豈彼真珉敢告

借志

國朝

姚岳生日記錄序

天下無無理之物吾人無無理之學非學則理無由明非  
理則學於何施此自及今聖哲賢儒未有不由斯理之  
中而能繼天立極者也然斯理豈假外至亦求之此心而  
已蓋本性之中五常備具當其少也見親知愛遇長知敬  
見可矜可惡之事則惻憫之羞赧之其良知良能雖庸愚  
與聖人不異也但唯聖人爲能察識天理之本然終日乾  
乾由日用飲食以至盡性至命之能本誠父恭兄以極窮  
神知化之域究竟不過滿的此心之量此正所謂性善之  
外不加毫末也堯舜禹授受厥唯一中歷三代以迄鄰魯  
師儒聖聖相傳此理而已賢賢相師此學而已厥後道喪

文做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大其傳而聖人之學始家孔孟而戶周張矣雖所見之大小不同偏全各異要莫不本是理為柄依而已歷明至今世之儒者或務記誦而輕德義或重冥悟而畧實行更有為儒佛合一之說者豈知佛氏之說原竊吾儒之似而立言至於外人倫遺事勢烏可以治天下國家乎若夫吾儒之學本格致誠正推之以至於國家天下須此理也須此學也故曰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以視佛氏之虛偽空寂為何如也王戊秋余巡撫江淮奉命北上路經梓里適粵風來自東周旋梓里生姚子所寄日知一錄太極圖

一曰有所知月有所驗久久

一曰有所知月有所驗久久

一曰有所知月有所驗久久

一曰有所知月有所驗久久

一曰有所知月有所驗久久

一曰有所知月有所驗久久

一曰有所知月有所驗久久

在文選雖曰與聖賢相晤對究屬無益况又兼以文藝訓  
誨之牽滯與佛氏空寂之浸淫其克于聖道也幾希矣  
在生徒于余知最深自丙辰夏華入京講習不揣妄為到  
焉其沉潛堅卓穎悟不拔信非近代諸儒所及且義理  
見針芥不夾二十餘年來力開靈叢探入佛老洵吾道之  
一城也烏可無以叙之哉洛菴集

理學要旨序

姚爾申

天下之事理為樞紐吾人之學道為歸宿不得其要則妄  
為勞勞茫焉而不知所趨實焉而不知所止所以百家  
爭鳴而亂道方門曲徑皆得進而紛學其為道

理學要旨序

德善為學者必披其綱必挈其領綱領得而後可以  
入宗思善堯舜禹之以中授受也心學肇開厥后湯曰辨  
武曰敬勝孔門求仁子輿養性總以求之此心而已矣  
則心者命之寄理之原也千古上下聖賢之窮達顯晦  
行雖不同而心則同心既無異而道亦無異也故曰殊塗  
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自孟氏沒異學榛蕪聖道淪亡中間  
垂以江都昌黎隋文中子之賢而不能大闡宗風唯有宋  
西子直決鄒魯之秘探羲文之奧開闢教錦傳燈紹薪其  
委章緒述備極苦心自以為斯道大明經天行地天下後

世無一家周程而戶張朱矣乃傳習未久高者淪於虛無  
者流於誦習馳騫者奔外詭異者炫奇種種偽學浸以  
盛逝其所由皆原于要領未悉旨歸不明之故耳此蓋  
歐先生所以有理學要旨之集也先生之學以敬為體  
怒為用而要歸于存誠申從遊門下親其道範聆其緒  
言見其工夫純實道履敦篤其所以身體力行者非伊胡  
之矣而又矧世之學者詞章塊麗紛紜矛盾苦力一生  
原本不晰入聖無門乃取濂洛關閩四子之書彙纂成冊  
集其語錄之最精要者獨於太極西銘輯諸家註解發  
揮毫無障隔使人一展而讀之恍然於吾性之本體既透

而工夫又有據也由是定本以程之主敬擴以朱之窮理復  
焉悠焉日有體驗則由濂洛關閩以上窺堯舜禹湯周文  
孔孟其於所為精一執中之訓一貫性善之旨皆將漸進  
而有悟矣苟如舍此而馳志博觀吾恐循海者不得其道  
將必航於斷港絕潢適涼者不循其路將必窳於殊域遐  
荒瞻其可惜也哉

本集

耿先生棄餘文章序

姚爾申

夫文以載道也文不載道則大言而夸淺言而浮是若無  
裨於學與唯六經四子之書語上極於精微語下詳於大  
事兼內外該大小要亦不過發明天之理與吾之心而已



學之者不明其理不體諸心其不流於泛濫汗漫而無所歸者幾希故夫學於心矣不迷其途必尋其源力行以至於焉猶懼其怠也無墮於已歷無安於中沮孜孜焉存以幾之然後浩乎其有會沛乎其有得也夫子曰文莫如猶人也躬行未之有得凋濂溪曰不深於道而文焉藝焉而已則古今之立言垂世者其亦可以知所折衷乎哉嘗陽耿先生讀書樂道強學力行有年矣中有所得輒札之之一日彙錄文集二卷自爲序曰彙錄草余讀而誌之先生履蹈日純詣業日精夫固何有棄取之可言也斯編以彙餘名余竊妄有所窺焉試讀其文由斯

情洞悟而心氣恬雅言歸道理覺宇宙內觸處皆天行是真格物窮理之餘也讀其詩清越疎宕直發性靈沈炯雲月露之習是真體驗日久性情抒見之餘也讀其語錄精與內蘊而純正切實直與濂洛關閩相接統是稟居敬操存體驗身心之餘也噫先生之學亦慕精矣申之斂何足以知之惟冀進而教之是余之厚幸也夫

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陵碑記

蔣連

歲在癸亥臣連奉

皇帝命以

孝惠仁憲端懿純德順天翼聖章皇后升祔

太廟禮成分告河南歷代帝王陵寢肅將祀事星言至  
有宋四陵在焉奉薊薦幣之餘周視寢園不覺穆然於空  
系之盛宋治之隆而歎其卜年綿遠裡祀弗替良不訖也  
在易之恒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孔子曰王者必  
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夫以聖  
人居王者之位猶必久於其道而仁覆天下而況於善人  
乎莫爲之前雖堯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稽古堯授舜  
舜授禹是非一姓有商之君賢聖間作是非一時惟周文  
武授命嗣以成康百姓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唐虞以  
來於斯爲盛漢興至於孝文亦四十有餘載凜凜鄉改正  
朔封禪矣謙謙未遑東京建武永平之政粲然具有條理  
章帝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  
而俱存不擾然則聖人在位而至於歷世者周之四代是  
也善人相繼而不俟百年者東漢之四代是也有宋之興  
其後周而迭漢乎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極四方列  
國次第削平創業垂統規模宏濶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  
法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太宗繼之以慈儉爲寶  
絕遠物抑符瑞炳煥史牒號爲賢君真宗聰明英武用剛  
鯁不撓之臣與制舉常平之法祥符以後天書疊降說者  
以爲假神道設教之言以消迷遠窺觴之志允野清泰黔

首爰如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其時吏治若媮媮而任  
事鮮殘刻之人刑罰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小人不  
足以傷善類之氣小情不足以干造物之和君臣一德朝  
野一心士可望而知下不言而喻合而論之太祖開其基  
太宗繼其緒真宗守其成仁宗善其化蓋優優乎勝殘去  
殺以庶幾於仁而稽其歷數已百有餘年矣豈不盛哉連  
系祠官例得紀分祀歲月立石廟下并論次有宋四陵所  
以列

聖朝祀典者其本末如此來者有攷焉

建社工部祠記

張漢

先生生於鞏歸葬於鞏而世稱先生不舉鞏何哉蓋先生  
籍出楚而卒楚故稱襄陽仕秦稱少陵流寓於蜀稱成都  
之浣花溪故詩在秦楚蜀獨多洛中絕少即過汴州登吹  
臺慷慨懷古亦無詩世故不識先生爲鞏人嗚呼詩小技  
也有時亦係其地之顯晦豈小焉者哉漢守河南郡五載  
於茲矣每過鞏邑洛汭之間先生之故里有神存焉古人  
謂歿而可祀於其鄉者先生定無媿乃聞其塚在鞏之康  
家店祠則無有喟然嘆曰是非後死者之責歟漢不守茲  
土斯已耳又况先生之詩漢願學焉如子真氏之於先師  
孔子者歟漢乃於鞏之東姑爲先生置祠三楹以慰吾生

平願學之意而又訪求後裔置奉祀生一人自是人人知先生為羣人矣而漢竊有未慊於心者蜀中山水奇險雄傑甲天下形狀不可名言得先生詩表而傳之工力與山川匹敵往往經歷其地者至掀髯叫絕謂山川之勝與先生之詩皆有造物者為之故如是即未遊於蜀者得先生詩卧而遊焉亦可不必親至其地而可厭其嗜奇之心洛陽則天地之中雖山水畧讓於蜀而自苞羲有熊氏以來其名跡最多復最奇所係又重以大令先生當日老死其鄉洛中名勝一一據其遺跡見之吟咏而道其所以然論者必奇且確惜先生竟未之及吹臺慷慨所懷幾何是不

洛中之憾雖山川題咏代不乏人如集火成者之其人地豈造物者不欲盡發其奇哉漢一拜先生每慙其因置先生祠並及之刻

代杜君錫工部祀田記

張生馨溫邑進士

昔我伯父承和伯張公之命既建修文貞公祠堂之後於倉西北原置祀田一區蓋以金買之蔣氏時雍正五年也治平三年秋洛水漲漂沒祠堂其墻壁欄楹盡付洪流我伯父懼隕郡伯之命亟招工修葺之而費力不給不得已賈田於倉西李氏夫昔日之置此田以祀神也其後之棄此田以交神也堂廢則神失所依田廢亦祭無所出祭無

所出備可以存時物神矣所依將陟降無地對越駿奔之  
事永絕矣故與其廢堂而留田毋寧廢田以存堂堂存而  
田可徐圖然以費力不給之故至棄親身所置之田則自  
前志勞之祀事既失即當年報本之初意頓乖我伯父實  
隱痛之故時時以不及贖復爲恨爲我兄弟語及之輒流  
涕余耳熟焉情欲承命而力未能也每春秋享祀之期凡  
一切祭盛牲具無不竭力供奉然要不若有此祀田尤可  
以告豐盛成先志所以數十年來痛心疾首夙夜不敢少  
安者職是故也去年十月間適承梁縣主之命爰出金二  
百二十錢贖田於李氏乃以所得銀資三分之二供祀事

其一儲爲修葺之費夫然後先人之隱痛以釋嗚呼在我  
後嗣人其宜其體斯志矣向後家資若有贏餘可再置數  
畝以廣其居否則謹守之勿令失墜夫以十數畝之田不  
遇水旱之災罄其土之所出諒無不給於用苟或不給亦  
當出家之物力以補其缺乏故凡修葺祠堂之曠寧損我  
財產必不可再棄此田者以先人之爲是舉出於萬萬不  
得已之計慎勿襲爲成例以滋先人之痛也其地糧隸東  
儒里昔伯父從蔣氏名下收取者今復取之倉西李氏而  
以景熹掌其事其正糧土地一畝三分五厘五毫中地十  
五畝八分七厘三毫加地一畝一分余恐傳之久遠後人

莫悉其源流故併詳載之以垂不朽是為記

太和谷老人詩集後序

張生馨

善詩者在於知詩意詩之意無日不在天地間昧者不知也求之音調詩之意在天地又未嘗一日不在我昧者不也求之聲律音調聲律自古而有古以在我與天地者焉也求之釐律音調聲律自古而有古以在我與天地者焉也求之非協是也周之盛也太和在成周而詩興焉齊及魯厲賢人君子刺時傷道衰也不足以汨和鄭之溱洧衛之桑中適中聲也由是推之吾人敦和不為詩詩意在我為詩詩意不在詩天地太和善詩者得意於天地即不為詩也

又清水溝以入於瀆併陳家庄之水亦附茲溝而合流而

人慶有秋矣不寧惟是深西堤北宋家庄均有水患堤也

則由黎二頭諸村環城東注歷趙庄馬壘諸村而達於

安平宋家庄則由王家庄以北達於祁州惟中多淤阻亦

為大施開通相其勢而利導之其自在馬壘俾成就理勿

害永稼而水患乃以永息也學官為育養人才之地歲久

頽圯始謁廟即欲修之計其費不貲且歲未豐民數勞不

遠有事至六年捐貲營繕經畫相看朝夕督工不敢憚勞

以時告成有鄉兵者始於明季之亂募民自衛以捍寇盜

國初相沿未除其籍人世其役城柝監禁庫署糧  
之役皆取於是其有兵之名無兵之食人不堪其苦久矣  
余憫之盡燬其籍而外徭役察役食之閑曠者均而賞之  
更捐俸以益其不足深人爲之快然稱便他若改壇宇建  
講堂設考棚於州城修橋道於東墩徵會期發巡行點查  
同其便使享其利皆無擾累焉嘗自聯以書於座右曰  
吾豈以治人體情而達物蓋不敢任己之私而拂人之性  
若此者既歸休乃紀其略以告諸圖志若其始末之詳  
碑記其載云

傳志

華縣志卷之十八終

詩意又何以首調聲律求之哉孔顏有樂而無詩而水  
且影皆詩意也靈運之傲沈休之治適見爲小失其意矣  
故夫善爲詩者不學詩以我爲詩可也善學詩者學不在  
詩以天地爲詩可也夫見我則不見詩矣見天地更不見  
我矣而老人又實不見天地也見太和而已矣故曰其所  
居曰太和谷

本集

治深紀略

謝杰

余治深十年而歸休年六十三矣其初成進士也以雍正  
十二年庚子五月引見申發直隸試縣越二年而有深澤之  
命歲暮之任省庵守閩歲提立期約不尙煩苛與民休息

嚴除征輸泗泲之弊首修六賢書院延各師以課士訟獄  
不畱人無淹宿乾隆三年秋水決堤防禾稼殆盡時余病  
滯下躬力堵禦水既去復請發粟以賑民咸安堵無流徙  
其冬又以此堤年久殘壞卑薄不足以資防捍援代賑之  
例亟為請帑而廓修之增高益厚袤長六十餘里屹然以  
固蓋以四年春興事麥秋告竣迄今五六年猶宛然如新  
也夫水患之不去皆河道之不治也是年大中丞孫奏請  
疏濬積水俾所沿州縣一體開通無使壅滯余遂舉力河  
渠彙西內坐有新河一道瀕年被水三年之水尤其甚者  
願以事隸本州不取至是乃決然於有為也於是詳繕疏

鞏縣知縣李述武纂修

藝文志下

賦

魏

洛神賦 有序

曹 植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曰  
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是賦其詞曰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轅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  
西傾車殆馬煩爾乃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揚



林流盼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祭仰以  
 殊觀觀一麗人於巖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觀於  
 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  
 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  
 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  
 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風流之迴雪遠而  
 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漉波濤  
 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束素延頸秀項皓齒  
 粲然無加餘華不御雲鬢垂珠璣之耀體段遠遊之  
 容

雲綵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  
 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游兮  
 湍瀨之元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  
 接權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解玉珮以要  
 之佳人信修羞習禮而明詩抗瓊瑤以和予兮指潛淵  
 為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  
 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  
 靈感焉徙倚徬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  
 靈

將飛而來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超長吟以示  
慕今聲哀厲而彌長爾乃象靈雜選命儔嚙侶或戲清流  
或游萍藻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携漢濱之  
遊女嘆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綺靡翳修  
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  
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精光潤玉顏  
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於是屏翳收風  
川后靖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  
偕遊大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來鼓水  
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江適南岡紆素領迴清揚動朱唇以

言陳交接之大細恨神久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  
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悖良會之求絕兮哀一  
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  
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霄而蔽光於是背下  
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  
面上沂浮長川而忘返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  
素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騏驎以  
乘悵盤桓而不能去

按陳王賦乃離騷美人之遺文選注思騷事証辨詳何義門批本

晉

懷舊賦

潘岳

一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不幸父子凋殫余既有私艱且尋役於外不歷嵩邱九年於茲矣今而經焉慷慨懷舊而賦之

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晨風淒以激冷夕雪嵩以掩路轍含水以滅軌水漸軌以凝沍塗艱屯其難進日晚而將暮仰睎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太室旁眺嵩邱巖巖雙表列列行楸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纍纍以接隴柏森森以攢植何逝波之相尋會舊草之未異念鴻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虛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自茲

考而隆好述述二子而世姻親懼携手以借老庶報德之有鄰今九載而一來空館聞其無人陳芟被於堂除舊圃化而為薪步庭廡以徘徊涕流沄而沾巾宵輾轉而不寐驟長嘆以達晨獨營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

唐

神龜負圖出河賦

以作瑞前王始  
故文教為韻

裴 度

茫茫積流祚聖有作動上天之密命假靈龜以潛躍蓋發以慶遙源敷景鑠寫物象之精密化人物之朴畧豈不以河之德兮靈長龜之壽兮會昌載正符先呈於古帝稱大寶後遺於寧王故將出也感天地動陰陽浮九折之澄

散五色之榮光然後蹈箭流而浪花浪露元甲而明結堂  
初若沉圓璧而未沒稍似泛孤鳧而欲翔既而降芳蓮  
清泚五老游而共睹列聖過而每喜出朝日如耀其寶  
伏靈壇狀陳其鏤蓋布交象之糾紛蘊天地之終始  
謨之畫將化洪荒當授受之時豈思綠水非臆對之可  
諒鈎深而有致所以出河宗作天瑞馮夷倚浪以相送  
三鼓舞而旋避於戲冥數宵然自我而傳外骨明責中  
善泉將後天而思永豈為贊而居前至如魚託素以  
馬銜詔而展禮未若祥開八卦兆動四體聞文教  
之足儔贊貞明與日月而同啓泊乎彤貌既著

萬化之茫昧合一氣之相繼

文此乃天理用彰神道設教故雖波而委質殊以文  
等貌觸綸誠怪於文鱗隱霧徒嗟乎元豹此悠久也可

刃而是效 按賦題本籍書而五老列聖等語則用鞏河洛  
增故寔與永寧孟津圖書異故登之

國朝

鞏遊賦 有原

諸正達

康熙戊子歲冲霄多世兄令鞏邑余貽書云余將登覽

嵩高溯河河洛極宇內之壯觀盡生平之快事今庚寅

歲六月竟至矣欲酬夙言遂墨然有高望之想觸目所

形率爾成賦其辭曰



如帶嚴固閉密院寒要宮宜赤帝之探險使重瞳之因憇  
惜乎千紅洛口莫覩錦繡之粧萬柳神隄罕見翠螺之笠  
西眺孤峯高秀不羣紫金驪日青堆映雲五枝祈嵩山之  
脉轆轤驚修坂之名然而蒼莽之間宋陵在焉匪鬱葱之  
佳氣盡迷斷之淒煙金盃玉匣莫問幽泉銅南山猶有隱  
念及此而永嘆大抵瀆宗維河嶽宗維嵩翠雖渺矣彈之  
適當乎二宗之中固四塞險隘之區亦千載戰爭之衝鳴  
乎余徘徊而延佇竊憑今以弔古欲追希乎前人將歌哭  
其誰語顧洪流之奔駛慨然想見禹之明德遠矣訪桑林  
之故墟尚王六事之禱猶存乎膠鬲迎灑水之師而下則

之興於西憲公錫子般之封而嘆周之衰於東黑石之流  
游浚膺泰同舟而若仙同郭之野迢迢汾陽封穴以平如  
秋風明月緱山子晉之笙若近若遠春雨微波洛水宓妃  
之神若隱若現判榮孝義之村芝之秀榜元之田玉川之書  
船可識少陵之詩魂黯然魏公殘壘孤雲欲墮劉武荒堡  
荒草誰芟而况秦險首什谷之口阿房炬而一卒莫守隋  
富誇洛口之倉迷樓毀而粒粟莫嘗嗟乎哉洪爐同鑄孰  
大孰細巨蠶其負誰夸誰阻踴騰馭其如蟻兮騰萬馬而  
莫追容撓不能紀其歷兮劫灰蕩於須臾牧豎羊於泰山  
之上兮藏太行於康衢折鈞喙以爲九鼎兮封函關於九

泥此老氏幻無名以爲母莊生稊物論而欲齊者也嘆混  
關之轉瞬識平傾之迭移觀晝夜之不舍悟逝者之如斯  
余將陟介丘之崇巔溯巨瀆之河紆探混芒於誰鑿尋真  
源其何歸豈獨宇內之大觀盡是五嶽之壯遊始茲感不  
善於余懷爰登高而賦之

上古

錄圖文

河圖挺輔佐黃帝游於河洛至澤鴻之泉有大鱷  
魚負圖以授帝蘭葉朱文名曰錄圖○一作錄圖

澤澤鳴鳴勞勞雉雉與物俱化

陶唐

雜壁書

尚書中侯帝堯率羣臣  
東沈於雜刻壁書云

天子臣放助德薄施行不元也

元善也

夏

五子歌五章

夏書太康尸位以逸豫厥德黎民咸或  
乃盤游無度畋於有洛之表有窮后羿  
因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  
於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

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

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訓有之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

不亡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左傳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叶關石和鈞王

府則有荒隆厥緒覆宗絕祀叶養里反

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

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商

桑林禱辭

荀子大畧篇湯之時大旱七年剪髮斷爪以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

日何不雨至斯極也言未已大雨

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直行與讒夫

與與節叶即盛叶成祝與與山川教之祝云云

太學中誦

天下英藩尹伯元伯書合河南鞏尹勳

晉

在懷縣作

選一首

潘岳

我來水木泮時暑忽隆熾感此還期淹嘆彼年往駛登城

望郊甸遊日歷朝寺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白水迴庭

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祗攬懷歸志眷然顧豐洛山

川邈離異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祇奉社稷守洛居

職詞文選



登道迎駕

尼

南山鬱岑峯洛川迅且急青松蔭修嶺綠葉披廣隰朝日  
順長途夕暮無所集歸雲乘輿浮淒風尋帷入道逢深澗  
士衆回銜管揖世故尚未夷嶠函方險澁狐狸交兩轅豺  
狼當路立翔鳳嬰龍檻騏驎見維繫俎豆昔嘗聞軍旅素  
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文選

唐

洛

李 瞻

九洛韶光媚三川物候新花明丹鳳蒲日映玉雞津元禮  
期仙客陳王觀麗人神龜方劍瑞綠字重來臻

文選

鞏城南河作寄徐三景暉

儲光羲

初年雨候遲鞏洛河流小搖搖芳草岍屢見春山曉清  
洗雲林輕波戲魚鳥唯言故人遠不念狎川渺舟楫去滌  
颶湍激行奔峭寄書千里路莫道南鴻少

登城東走道中作

儲光羲

北陵散寒鳥西山照初日婉孌晉陽京踟躕野人室南軒  
草間去後乘杯中出靄靄長路暖遲遲狹路歸蟬蚸時蔽  
月祝棘復傷衣城上東風起河邊早雁飛夏王紀冬令殷  
人乃正月涯口度新雲山陰留故雪幸逢耆耋語餘待親  
降別總轡出叢薄歌駉登峻隅春源既蕩漭伏戰亦睢昨

未獲道平道徒言信薄夫以上本集

尋鞏縣南李處士別業

岑參

先生近南郭茅屋臨東川桑葉隱村戶蘆花映釣船有時  
著書暇盡日牕中眠且喜聞井近灌田同一泉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杜甫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江山顛顛入秋風  
楚竹冷夜雪翠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工部集

遊石竈寺

劉滄

苔徑紫烟景漸分翛然空界靜埃氛一聲疎磬過寒水半  
壁危樓隱白雪雪下石龕猶在定日西山木鳥成羣

宮朱檻風起天香處處聞

自鞏河入黃河即事

鞏府縣寮友

韋應物

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  
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為報  
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

雜詩寄杜拾遺

任華

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與君別來已多時何嘗一  
日不相思杜拾遺知不知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詞吾  
怪異奇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為勢接虎豹氣騰蛟  
蟠滄海無波似鼓蕩華岳平地欲奔馳蒼海俯仰慙大敵

沈誦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何謂人見所作  
無不心膽破郎君叢裏作狂歌丞相閣中嘗醉卧前年黃  
帝歸長安承恩澗步青雲端積翠巖遊宦匪披香寓直月  
團奕英才特達承天着公與無不相欽羨只緣液黯好直  
言遂使安仁却為綠如今避地錦城隅暮下英僚每日相  
就原刻云就一作道提玉壺半酣起舞行髭鬚乍底乍昂旁若無  
古人制禮但為防俗士豈得為君設之乎而為不飛不鳴  
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已也嘗讀本無覆書拙詩一何兩  
字在人耳如今看之總無益又不能感德仿原刻云仿朝  
臣原刻云朝臣一何字

作隣里間嘗把菜弄闕即提樽起鸞啼二月三月時花  
千山萬山裡此時幽曠無人知火急將書憑驛使為報杜  
拾遺

酬李相公喜歸鄉國自鞏縣夜泛洛水見寄

劉禹錫

羣樹煙月止清光含碧流且無三已色猶泛五湖舟鵬息  
風還起鳳歸林正秋雖攀小山桂此地不淹留全唐詩

鞏路感懷

呂溫

馬嘶白日暮劍鳴秋氣來我心浩無際河上空徘徊

宋

題鞏縣西門周襄王廟

人來人去市朝變山後山前煙霧凝紫帶二川河洛水寂

寥千古帝王陵

王荆公詩註

永昭陵挽詞三首 歐陽修

垂手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年謀早定九鼎勢先安大舜  
仁由性成湯治以寬孤臣思未報清血但沈瀾  
平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看揮飛白筆侍  
臣新和栢梁篇衣冠忽見藏原廟簫鼓愁聞向洛川寂寞  
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裏鈞天  
行殿沉沉書製重凌涼挽鐸出深宮攀號不悟龍胡遠侍

從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柏自生風斯民

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歐公全集

續作永昭陵挽詞四首 歐陽修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為家六龍白日乘雲去何  
用金錢貢道車

若雲霏霏著綵旗猶排吉仗雜凶儀嘗時鳳輦行遊處今  
曾龍輅動哭隨

命人無獲遠康莊西送靈車過苑塋金鼎藥成龍已去人  
靈進有氣施賜

雲裏為悠返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如嶺莫向蒼梧望雲

洛水東

鞏縣初見黃河

歐陽修

河決三門合四水徑流萬里東輪海登洛之山夾而峙河  
系崑山作沙背山形迤邐若奔避河益汨汨怒而訾舟師  
弄機不以帆頃刻奔過不及視舞波淵旋投沙渚聚沫條  
悉為平地下窺莫測濁且深癡龍怪魚肆憑恃我生居南  
不識河但見禹貢書之記其言河狀鉅且猛驗河質書信  
是若者帝堯與帝舜有子朱簡不堪嗣皇天意欲開禹  
以水病堯民以潰堯愁下人瘦若腊象臣薦鯀帝曰試  
堯功不效遂殛羽山慙而斃禹受罪哀且勤天

鼓書異於姬書曰五行水潤下禹得其術因而治鑿山  
疏流浚賦滄分孽枝派有條理萬邦入貢九州宅生人始  
免生鱗尾功深德大夏以家施及三代蒙其利江海淮濟  
洎潢沔豈不浩渺注而大收波卷怒畏威德萬古不敢肆  
凶厲惟茲濯流不可律歷自秦漢猶為害崩堅決壅勢益  
積斜跳旁出惟其意制之以力不以德驅民就溺財隨弊  
蓋聞河源出崑崙其山土高大無際自高瀉下若激箭一  
曲一直一千里湍雄衝急乃迸溢其勢不得不然爾前崑  
河怒驚湓口浸激洋洋滯不止滑入奔走若鋒駭河伯視  
之口為威呀呀怒口缺若門日吹薪石萬萬計明堂天子

聖且神悼河不仁嗟日唱河伯素頑不可令至口一感惶  
且畏引流辟易趨故道閉口不敢煩官吏遵途率職直東  
不咫尺莫可離其次爾來歲星行一周民牛飽芻拜羨費  
滑人居河飲河流耕河之無浸河清嗟河政凶作民福鳴  
呼明堂聖天子 歐文全集

遊石子澗

歐陽修

崑崙高亭古澗隈偶携佳客共徘徊席間風起聞天籟雨  
後山光入酒杯泉落斷崖衝豁響花藏深嶮過春開麋鹿  
禽鳥莫驚顧太守不將車馬來 文忠集

暖懷道

梅光臣

險稱漢關晨躋瞻一室盤紆石路回迤邐雲峯出  
望清蒼天風起蕭瑟洛城回首時望望平烟密

送直講吳殿丞宰鞏縣

王安石

青嵩碧洛曾遊地墨綬銅章忽在身擁馬尚多畿甸雪  
無復禁城塵古來學問須行已此去風流定慰人更憶  
多陵詩上語知君不負鞏梅春

出鞏縣

王安石

陵落日煙霧昏篝火度谷行山根投鞭委轡涉數村  
鞏縣城東門向來宮闕不可見但有洛水流渾渾

書在村馬舖

王安石

一 塞馬黃河曲近岸河流如可掬任村炊米朝食魚日  
 二 桑陽驛中宿投老經過身獨在當時洲渚今平陸秋黍  
 三 三十數家仰視荒蹊但喬木冰盤鱸美客自知起看白  
 四 雲東馳爾來百口皆年少歸與何人共此悲以上臨川集  
 五 渡洛因泛舟東下數里頗意淮上 張 耒

一 清洛轉山隈渺渺東流不復回輕鳥竟隨青障去亂  
 二 雲之夕陽來偶驚舟楫鄉心起乍脫塵埃病眼開疑是  
 三 門外月明帆席過清淮宛邱集

石菴寺

一 意漸佳興來登覽獨怡然僧歸禪榻香  
 二 清洛冷光浮巨棟靈竈積翠拱中天公會

一 此我定官刑不用鞫石  
 二 意漸佳興來登覽獨怡然僧歸禪榻香  
 三 清洛冷光浮巨棟靈竈積翠拱中天公會

鞏洛道中

薛 瑄

一 高高雲氣晚嗟峨清洛西風响急波水色山光渾似舊宗  
 二 宗陵墓夕陽多舊志

題宋復古鞏洛圖

謝 微

一 山翠洛舊林園彷彿異千古意存兩外人  
 二 鳥下夕陽村昔年題字宸光合今日披圖野  
 三 意存兩外人

湖仍不異惟餘故老說中原

明詩

石窟寺

張綬

寺枕清洛古像鑿崖石軒窗眇空曠樓閣愧金碧  
簷宇花紛講席乘與宿禪房梵音徹寒文

弔杜公墓

陳獻章

裸葬不葬等悠悠有生無生名可留壽遲殤子千年在  
與江河萬古流天借人心照日月山藏廟貌自春秋  
苦被蒼生累贏得乾坤不盡愁

黑石渡

于

山足濛濛波瀾噴噴素石  
穿山過深溝落葉集雲  
註秋空出門雙眼碧

韓烈婦節義歌

王冕

節義宏剛天地窄凜凜生風薄日月人生萬古皆有一死惟  
有風霜不忍折恥向醜虜馬下休而今僅見誇中州此重  
寧作劍士紅此顏不肯向人污怒氣直上冲碧霄化作  
虹萬里耀須臾天地無顏色百萬英雄稱且嗟至今  
義寬咽猶是當時對刃決死生

經少陵墓

周

杜陵詩客墓遙倚北邙嶺斷碣居人識高名信史傳



悲落照樹色翳寒烟惟有文章在輝光夜燭天

洛口驛

共名

驛古人初靜林深夜倍清寒蛩引鄉汨歸雁鳴  
知心事青山減宦情驅何日了溫飽愧生平

石窟寺

二月十七郊外行嵩山洛水眼分明已勞地主盡  
遣山僧管簫迎綠橙酣歌春日暮凭闌擊目晚風  
不盡登臨興月印灘頭一艇橫

慈雲寺

昔我登山未盡頭此心鬱鬱幾經秋重過溪澗

沙曉蕊繼舊遊接地風雲隨我轉連天景色許誰收危峰

絕頂堪舒日得句敢云家倚樓

石刻

送周編修代祭宋陵

王菴

函香分祀宋諸陵使節皇華寵渥承河水遠通平野外嵩  
山高處亂雲層馬遷勝覽憐予病李白豪吟羨子能君到  
發垣謝知己山陰短棹興難乘

前題

王英

明庭秩祀降深恩詔遣詞臣出諫垣遠歷山川周洛邑肅  
深俎豆宋陵園御香滿路花爭發宮柳連堤日正殷最愛  
近陵諸父老攀援羅拜擁行軒

市河橋

劉醇

芳策杖市橋前柳色垂金二月天宿霧纔開初出日經  
曉又散曉來烟沙汀燕子啣泥語蓼岸鴛鴦貼水眠尤勝  
後風景好一川城郭翠微連

以上縣志

洛水

洛水

王士正

流望盈盈羅襪塵西園魏公子南浦洛川神蕩蕩  
未申凌波何處問秋水正魚鱗

王士正

茫茫下七陵

七夕前一日鞏縣阻雨

王士正

大火西流日昇仙故跡存秋風來鞏洛暮雨阻鞞鞞欲把  
浮邱袂難招杜甫魂神嵩不可眺三十六峯昏

以上漁洋集

鞞鞞開放歌

田雯

五丁神力齊闢疆三室鑿破森開張宏睿洞壑立門戶不  
流洛水奔洛陽車馬不從此地入途迷七聖風沙黃鞞鞞  
自何代始崎嶇犖確迴羊腸石于六者似石因小者彈  
如珠光禹行治水錯伐鼓塗山氏女來相將野語創自  
淮南子搜神述異何譎狂五乳峯嵐但咫尺山椒神漢紛

素雲涌駁霞漏吹笙王子摩青蒼天邪桃花路側  
墨翠莢天棘排兩行驚瀧聲搖緹氏嶺匹練飛下金牛岡  
白髭老子游嵩客八風四顧來徬徬春山淡冶迎人笑燕  
子戴勝鳴村旁使與洪崖採藥去手抄木亭長生方雲駢  
一駕羣靈接上朝三十六玉皇古歡堂集  
黑石頭渡洛水  
李因篤

古道長依洛前津始放船青泥通沃土黑石泛疎烟  
凌晨具魚筋度地偏御風隨所適江海正悠然受祺堂集

華洛道中書所見渤海樓集

陳維崧

頽厓巖怪竅囊埽堪居長  
旣衡宇補凹凸批亢架  
貼儼地設乃知般僊外別自有巧拙東南一土穢  
刃切居者累彈丸縹緲詭竒絕重樓俯鳥道甕爨  
盤旋萬累紋雕樓百蟲齧盡室頗淳熙聚廬復精潔  
雞童穉僮樓半耆耄嬌女曉塗抹瘦妻解補綴春秋  
豚早晚閉門闌我顧居者言此境堪咋舌一朝秋雨  
谷遭崩缺將毋愚公移或者龍火擊居者啼向我長  
余說前朝昔喪亂蛾賊起作孽秦隴跳銅脛楚豫潛  
我我洛陽道千里大流血白晝舞獠獠黃天恣饕餮  
妻

羣  
卷之十九  
藝文下  
二

鮑刀鋸骸骨供藟藟詎料寰宇清及見櫓槍滅興亡祗轉  
瞬世事纔一瞥苟活幸至今枯菀何區別我聞吳越間甲  
第金張列文椒塗不足更取都梁藝此疑太暴殄翻恐致  
蹉跌何如此問人任運無曲折飽飯過殘年踏盡印山雪

高嶺

潘耒

嵩嶺中開處關傳古輟輟時清無埃卒地勝有祇園嶽勢

懸印轉河流帶洛翻烟村秀不斷如掌見平原

潘耒

鞏縣

潘耒

洛東周隘經行險始知河流吞岸窄山勢壓城危勇豈

難竝轡馳洛倉遺蹟在轉粟至今宜

潘耒

黑石渡

湯右會

邙山邙山來今從邙山去邙山朽骨萬萬古惟有行人

暮暮黃金蝕盡白石爛幾壞三泉倘知處我來欲飲酒

孟洛日荒荒下前渡

潘耒

元旦登鞏縣

山四面碧嶙峋且免車中邑邑人殘雪未消前

帶年回春老知堪歸心清減聞風花景物

手來雨元日天門頂上洛河濱

潘耒

登子陵祠

潘耒

蒼苔秋地木葉丹客屋兩畔清衣掛故人

卷之十一

... 餘... 官... 江... 山... 浩... 渺... 原... 隳... 心... 海... 自... 萬... 年... 知... 名... 士... 不... 及... 冥... 鴻... 一... 羽... 歸...

黑石關

劉青黎

東望意蕭條石立山自見古... 統... 村... 子... 宛... 可... 遠...

一雁不成羣人家市後黃沙... 帶... 戰... 壘... 秋... 空... 白... 日... 寫...

... 猶... 履... 霜... 三... 年... 重... 過... 問... 村... 醪

夢月 燕集

黑石渡

劉青黎

... 渡... 光... 東... 門... 夕... 抵... 黑... 石... 渡... 川... 原... 何... 遠... 迤... 南... 嶺... 塞... 百...

... 渡... 澗... 派... 別... 齊... 東... 赴... 淮... 流... 朝... 大... 河... 羣... 山... 夾... 壯... 注...

... 曾... 此... 聚... 門... 龍... 舟... 亦... 如... 伊... 梁... 樓... 臺... 臺... 也... 在... 此...

江爭馳... 龍... 舟... 亦... 如... 伊... 梁... 樓... 臺... 臺... 也... 在... 此...

... 固... 遂... 俾... 國... 一... 空... 火... 運... 以... 不... 能... 為... 功... 守... 城... 亦... 猶... 存... 空... 自... 顧...

扣舷獨放歌伊人不可晤

宋陵行

劉青黎

前有高高後北印伊洛縱橫盤中央青龍掉尾紫金接天

水遺冢紛低昂殿宇灰飛松楸盡殘碑斷碣橫文陽伊昔

東都全盛日朝陵儀制何煒煌金吾百里罷傳呼黃塵使

絡鼎湖傍素衣步入司馬門百官麟次鳴瓊瑯瑯歲時二仲

奠宗正冬衣捧獻來嬪嬙七世相沿成故事青城禍起殊

淒涼懷愁蒙塵瑯瑯南翠微不守熊羆亡驪山銀海九嶼

五鼎元 卷之册  
三  
掘摸金何代無中郎神堂墜裂特諱訕南山雖錮得無幾  
十二金牌棄兩河護陵劉港空相償濁水流泗亦偶然可  
憐父老夸貞祥五國遊魂置腦後念桃那問金粟岡轉眼  
挂山颶風起蘭亭真帖尤堪傷冬青樹上靈禽飛法意  
送祀復何望雪晴日暖西京道昨朝夾馬今隋倉歷歷  
亡在眼底臨風三嘆獨傍徨回頭却憶陳橋驛黃袍拂  
日無光

杜少陵墓

劉青藜

萬里清明節回頭憶北邙可憐出巫峽曾未到襄陽故國  
三千里羈魂二十霜誰此稷契志終古恨茫茫

登李興南城樓

劉青藜

獨上城南百尺樓山川迥合口東周螭碑萬笏插龍尾  
堞干尋跨虎頭洛口金壘平津橋斷冷荒洲東風  
楊柳垂垂綠極目斜陽動客愁

高陽山人集

至鞏縣之田鎮恭祀

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陵紀

事並示多明府

蔣連

翰林編修

秣馬息芝田地僻茅簷小血輿行山中四圍青綠遠  
蒼蒼宋家陵迴環勢相抱幽隧埋衣冠高原自昏曉斷碑臥蒼

苔巖巖伏哀草石麟與公仲或植或顛倒想見南渡前雙  
闕轟穹昊守冢環松門冰宮秘深窈我來撫遺墟拜手酌

清醮對越儼前王盤也  
深蘋藻是時風日佳冠蓋出木林  
盛典傳鄉閭聚觀走翁  
邇有令前致辭承乏茲邑早每當  
恩詔宣山深集旟旒是  
爲輒有秋秋風足畦稻答言令  
疑此實神所保昔一初  
三宗當陽臨億兆功德遙相承  
年遞肇造如文武成  
以精靈在豐鎬秩祀禮所宜豈徒事  
所禱語罷立躊躇夕  
掛華表去去指前途胡發榮陽道

芝田望嵩

蔣 德 翰 編

山居村聚小四面簇  
心巖曉來呼僮捲布幔畫圖歷歷  
飽看太室盤礴踞絕  
以衆峰環立爭嶺岼迷離曉靄  
態一 拔出青雲端  
宇亭萬車蓋濯濯千琅玕山

翠瀟荆扉隱見臨  
川流炊烟一線氣蓬勃得非  
赤煮笋方朝餐須臾  
六淨日斜照但見碧綠青紅  
迢望紛秀色陰崖想像  
甘猶寒我聞洞天第六神仙宅  
半爨十里寬此時仙  
八鄧雲山乘雲出入  
駭飛鸞峯巖  
女祭玉齒搗衣碣畔  
心雕闌開母少姨並相過時聞  
聲珊珊石上菖蒲生  
六節溪邊巨勝長闌  
十山頭有仙山更  
好方壇古鼎燒金丹  
但然遊戲出幻景縱橫轉側  
留與  
閒爲殊觀霞梯高無極  
磴道何盤盤那不手携筇竹杖  
清雨腋生羽翰隨意雙  
峯選石坐碧桃花開當  
未殘便  
有期未敢去仙宮咫尺  
巖登難林中風簌簌  
塔下露溥溥

空庭坐對青山暮少焉  
雲峯缺處水蟾湧  
一丸邱壑卧  
茲亦足目  
莫寄謝山中  
猿鶴伴  
詰朝吾欲理  
歸鞍

渡洛水作

蔣暉連

纔出青山那遽臨古渡頭  
一聲連兩岸旂影洛中流  
節折安期禊人登郭泰舟  
飄然不繫萬像正清幽

鞏縣東看隔水桃花

張漢

桃花能綠柳能紅  
互影含光晚日融  
四水交流山盡處  
春一半客愁中  
尋常島嶼仙源出  
咫尺烟雲驛路通  
竟

黑石山題

張漢

河水嶽嶽有石齒齒  
我數乘槎往來於此  
但詎姓名功經  
定紀萬山之上  
萬山之下  
杜當陽侯意何為者  
問彼身後  
石生前酒盃孰有復

詩聖祠

張漢

天縱詩將聖人驚  
筆有神禹臯元始志  
寒餒竟終身廟祀  
忘鄉里石文記水濱  
辨香吾所重  
此地獨尊親  
以上縣志

石窟寺

呂謙恒

三馬倦猶往啼鶯聲  
自和客來樵徑少  
松覆澗雲多  
與  
三與廢孤遊寄嘯歌  
偶逢田父至話向北山阿  
青要集



杜工部故里

桑調元

青山入鞏洛秀色超塵寰  
鍾英產詩老悲歌成史編  
契嵩駁自許高李空隨肩  
東郊傷瘦馬西川拜杜鵑  
我行敬章詩式此南瑤  
灣嗚呼斯人逝吟者無其賢

三田故里

桑調元

三田如荆樹本自權同株  
如何中離異頭使連枝若離  
敦復合枯者仍榮敷遺風成  
雍睦足為鄉里羨讀公頌管  
祭然帝遣各一區歷山憂未  
解于田泣海鳴野公頌管祭  
更涕淚俱可堪粟布誦漢文  
心煩行有在憂憂意飲痛無  
費憑李樹代杜德交讓同悲  
相與哀哀哀

武草木湖小治

聖宋陵作

桑調元

洛水春蕩瀟却山高在嵐山  
水映終古人事多與  
黃袍擁朝業東京開羣姦不  
破碎靖康釀苛災宋社  
遷良嶽生蒿萊盤回七陵氣  
蕭瑟蒼山隈臯亭飛白  
覆無遺骸江東烽火冷鬼哭  
冬青哀丹高眺珠如  
風埃其誰腸木石不識昆明灰

鞞鞞

桑調元

飛雲過鞞鞞山蹊翠曲折溪澗  
滙湍淙春流鳴泱泱  
縮嵩橋橫波卧雌蛻變疇綠如  
染葱蒨藹藹可悅坦修

這峭隘鏗喘嶮沙平嶽嶺口石滅古車轍來往蕙夷疾  
雲巖關設惟瞻少室峯青山繁行列以上嵩山集

杜工部祠

呂守曾

嶺東來勢不齊殘碑屹立河之西金蘇剝落字難捫空  
馬綠楊枝鷄皮野老相邀坐淡水濃陰懋少時指點  
新廟堂建自周南張大史額日詩聖杜工部當年筆  
在此里天地間氣鍾一身穆然詩思含真宰一鉢不  
活國可但區區驚神鬼新安石壕恣苦吟西去北征  
後世詩人皆師承契合非詩以性始太史名集得  
者從應知此有

松坪  
詩州

聚山園

劉高壽

水園堪樂世間雨後多  
石亭室  
松坪  
詩州  
聚山園  
劉高壽

雲低遲遲霧景穿  
曉漠漠青陰  
藥畦  
劉高壽

一 運不厭後遊還擬細留題

清龍山洞

孫汝工

信步入山隈古洞幽深翠嶺或路向荒陰留白雲  
石磴長青苔塵封佛像無冷音遊歷入踪有去來  
問古篆夕陽歌下幾徘徊

赴夕洛水上

曹鵬翊

晚蒼茫意何知造物閑波搖西落日影動北邙山  
暮色歸熊走下灣吾生波浪裏淡淡解愁顏

石窟寺

焦炯

長川天際來急流直下三千丈  
石壁巖峯插碧霄  
空林寂寂無人到  
古殿寥寥有佛燒  
鐘磬聲聞空谷響  
經書影照石龕幽  
蒼苔滿地無人掃  
野鳥啼時自自由

行行處處是清秋  
處處清秋處處愁  
山色蒼蒼水色流  
水流石上石上流  
石上水流石上流  
石上水流石上流  
石上水流石上流  
石上水流石上流  
石上水流石上流  
石上水流石上流

石上水流石上流  
石上水流石上流  
石上水流石上流  
石上水流石上流  
石上水流石上流  
石上水流石上流  
石上水流石上流  
石上水流石上流  
石上水流石上流  
石上水流石上流

小龍潭

陳龍章

十載芝田鶴眼過  
雲生石上水涵空  
近岩柯樹來綠綺  
隨身久後青山入  
夢多微雨  
我詩詩葉風時送  
採蓮歌  
手空惟恐膝且免  
吳

補遺

卷之六  
六

嚴子陵祠

葦邑東來津路  
代流風頽故

田氏紫荆里

汾志

田氏遺墟沒草萊  
與人問處處裁

華縣志卷之十五

華縣志卷之十五

華縣知縣李述武纂修

祥異志

聖人不言祥瑞春秋書災書變而不著事應天人感  
證之故微矣江都中壘曲配時事所以為鄭氏譏也  
志例載祥異據史傳係於邑者載之以存往蹟統於  
郡者不錄焉志祥異

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沉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赤文  
綠字堯帝又修壇河洛擇良即  
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遂禪於舜舜又習堯禮沉書於日

穆赤光起元龜負書至於陵下榮光休至黃龍卷甲舒圖  
壇畔赤文絲錯以授舜舜以禪禹殷湯東觀於洛習禮堯  
壇降璧三沉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於壇黑鳥以浴隨  
魚亦上化為黑王去勒之書墨龜赤文之題也湯以伐桀  
故春秋說題曰河以還乾出天苞洛以流况吐地符王  
者沉禮焉按水經注武

湯二十有四祀大旱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雨綱

史記曰湯既放桀大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祝曰  
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

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直行與讒夫昌與

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節前

唐高祖武德元年鞏數有回風發於地激沙礫土屬白日  
為晦密屯營羣鼠相銜尾西北渡洛徑月不散密敗來歸

見唐書  
李密傳

元宗先天元年鞏縣大水壞城邑損居民數百家見唐書  
五行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六月河南府河南洛水漲五丈餘

壞鞏縣官署軍營民舍殆盡

宋宗大中祥符元年九月鞏縣柴務牡丹華

宋宗元豐七年永安陵下宮芝生一本以上見  
宋史

宋世宗大定五年六月河南府進芝草於芝田石土見塗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十二月河水清自孟津東栢谷至汜  
水蓼子谷上下八十餘里澄瑩見底數月始如故

嘉宗至元四年六月河南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居民數  
百家

至正二十一年六月鞏縣蝗食稼殆盡

二十六年七月河南府鞏縣大霖雨地震山崩

以上元史  
五行志

鞏縣志卷之五

